

## 從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與醫療

李宗焜\*

甲骨文發現百餘年來，學者利用甲骨資料研究商代疾病和醫療的文章時有所見，但普遍存在兩個現象：一是材料不夠完備，二是誤釋和誤說甚多。

本文充分利用甲骨和其他考古材料，補充前人之所未備，並補正諸多誤說。研究發現，甲骨材料中所記錄的殷代疾病是多方面的，但多屬於患病部位的貞卜，項目雖多，內容往往都很簡單，學者據此簡單記載而多方揣測，多半是沒有根據的猜想。

關於疾病的醫療，主要是向鬼神祭祀、祈禱以求病癒。有人利用甲骨字形提出殷代已有針灸等療法，其實可信度不高。考古發掘中，雖有少量簡單的醫藥材料出土，但甲骨文中缺乏這類直接而可信的記載。

關鍵詞：殷墟甲骨 疾病 醫療 針灸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一、前言

有關中國古代醫學史的論著，陸陸續續發表了不少，但對商代疾病與醫療的論述，卻顯得比較欠缺與瑣碎。一九四三年胡厚宣發表〈殷人疾病考〉<sup>1</sup>（下文所引胡先生說，除特別註明外，即指此文。又：本文省略所有敬稱。），比較有系統的利用甲骨文介紹了商代的疾病問題。此後，利用甲骨文討論商代疾病與醫療的文章間有發表；近年所出版的幾本討論商代社會生活的專著，也利用比較多的篇幅討論商代的疾病和醫療。

這些論著的有關內容詳略有別，而且各家說解出入很大，良窳互見，讓人無所適從。本文旨在利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論述商代的疾病與醫療，對眾所習知而無異說的部分，只述其大略，而把重點放在補充前人所未備的材料及討論諸家有異說的相關問題。

本文所引卜辭儘量採寬式，如「帚」直接寫做「婦」，「且辛」直接寫作「祖辛」等。有些罕用字，在不影響原意的前提下，儘可能採用電腦可以輸入的字，如「𠂔」直接寫作「害」。

甲骨文「𠂔」字或「𠂔」字，丁山釋為「疾」，<sup>2</sup>為多數學者所接受。楊樹達釋為𠂔，並引說文：「𠂔，倚也。人有疾病，象倚箸之形」等為證，認為「𠂔既象人有疾病倚箸之形，自含疾義，𠂔、疾文雖小異，義實無殊，以之讀卜辭諸文，固無礙隔也。」<sup>3</sup>楊氏之說「於字形辭義無不允當，其說塙不可易」。<sup>4</sup>

甲骨文另有「𠂔」字，「象矢著肱下，𠂔與𠂔之本義有別，但也有時通

<sup>1</sup> 胡厚宣，〈殷人疾病考〉，《學思》3.3(1943)，又收入《甲骨學商史論叢》（臺灣大通書局影印，1972）。

<sup>2</sup> 丁山，〈說𠂔〉附錄一「釋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930)：243-245。

<sup>3</sup> 楊樹達說見〈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積微居甲文說》卷下（臺灣大通書局，1971）。許進雄以為𠂔所從的𠂔原為某種簡單的運搬工具，可能為病弱者設，以便一旦病危就連人帶擔架丟棄於山。更後來也許病期長，為生活方便又加上短腿，就成了牀的形式。許說見〈從古文字看牀與病疾的關係〉，《中國文字》新10(1985)：79-91。

<sup>4</sup>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1965），頁2522 按語。

用，甲骨文的『𠄎凡有炅』，他辭皆作『𠄎凡有疒』；毛公鼎的『愍天炅畏』，《詩·雨無正》作「昊天疾威」是其證。」<sup>5</sup> 爲了行文的方便，我們把疒、炅都直接寫成「疾」。

若干卜辭於文末附有參考圖版，並在文中所引卜辭之前加\*以別之。

## 二、研究歷史的回顧

胡厚宣的〈殷人疾病考〉，開啓了殷代疾病研究的先聲，該文列出了十六種甲骨文中所見的疾病，並以「今日之醫科分之」，分爲內科、外科等等。楊樹達曾評此文「蓋胡君所見骨文獨爲豐富，故能翔實如此。」<sup>6</sup> 就當時而言，胡文確可稱爲「翔實」，但材料日益增多，可以增補的自亦不少，後來學者發表的文章中即多有補充，這是學術發展的必然現象。雖然如此，未爲學者所述及的材料並非無有，隨著材料的增多及研究的不斷深入，胡先生所指出的十六種，有不少可以增補的地方；另一方面則有一些不是疾病而被誤列的，應該剔除。胡先生之後，有關討論殷人疾病的文章，大多是增補胡文的，對胡文中應該剔除的部分則少見討論；且這些增補的文章中，一方面固然增加了一些有關疾病的內容，但同時也大量增入了實際上並不是疾病的材料。

首先對胡文提出意見的，是一九四五年楊樹達的〈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此文只對胡文的某些說法提出不同見解，並未有所增益。增補胡文較早的有陳世輝的〈殷人疾病補考〉，<sup>7</sup> 此文比胡文多了臂疾、心疾、癰腫三項，文末附記說「這裏所述，是胡厚宣先生〈殷人疾病考〉一文所不曾道及者，所以名爲〈補考〉」。按陳文所補確是胡文所不曾道及者，但對有關文字的具體解釋往往並不正確，於是有范毓周的〈“殷人疾病補考”辨正〉<sup>8</sup> 提出，相當程度的辨正了陳氏的說法。

除了對各種疾病的廣泛討論外，也有專就身體某個部位的疾病加以論述的，

<sup>5</sup> 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疒·炅》（北京：中華書局，1993）。

<sup>6</sup> 楊樹達，〈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積微居甲文說》卷下。

<sup>7</sup> 陳世輝，〈殷人疾病補考〉，《中華文史論叢》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sup>8</sup> 范毓周，〈“殷人疾病補考”辨正〉，《東南文化》1998.3。

如任職於北京市口腔醫院的周宗岐，就曾先後發表了兩篇專論口腔疾病的文章，<sup>9</sup>集中討論了口腔的疾病，但所討論的內容有相當一部分是跟胡文重複的。

徐錫台的〈殷墟出土疾病卜辭的考釋〉<sup>10</sup>列出十八種疾病；文中第一段「殷墟出土疾病字的考釋」，考釋了三十二個「疾病字」，其中可議之處甚多，尤其把甲骨文中從「疒」的字均視為疾病字，頗難令人認同。而其考釋之後，只列出卜辭而沒有任何說明，其考釋結果與所舉卜辭是否相合，也頗有商榷餘地。

專書中討論到商代疾病的主要有溫少峰、袁庭棟的《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sup>11</sup>（下文以溫少峰為代表），列了三十四種疾病，並有詳細的卜辭例證和解釋。

以「社會生活史」為名的著作，也多涉及殷代疾病的討論，如李民的《殷商社會生活史》<sup>12</sup>「簡要談了甲骨文所載商人認識的疾病十六種」，主要選擇了胡文和溫少峰書的一些說法。宋鎮豪的《夏商社會生活史》<sup>13</sup>列了三十九種疾病，但只有非常簡單的解釋，並無甲骨例證及論述。

此外，還有專門論述殷代疾病醫療的著作，如嚴一萍的《殷契徵叢》。<sup>14</sup>

後來發表的這些討論殷代疾病與醫療的主要論著，材料的搜羅比以往更多，實際已遠比胡先生所舉更為「翔實」，但仍有未為各家所提及的重要材料；而諸多論述中，不盡恰當之說仍然不少。尤其對殷代醫療的部份，甲骨的材料其實少之又少，過度的引申恐怕未必更能窺見其真相。

下面我們將針對甲骨中所見的材料，參考各家說法，來看看殷代的疾病和醫療。對於沒有爭議的問題，則只述其大要，不多加徵引。

<sup>9</sup> 一是一九五六年發表的〈殷虛甲骨文中所見口腔疾患考〉，見《中華口腔科雜誌》3；一是一九九一年發表的〈殷虛甲骨文所見口腔疾患續考〉，見《中華口腔醫學雜誌》26.1，署名周大成。

<sup>10</sup> 徐錫台，〈殷墟出土疾病卜辭的考釋〉，《中國語文研究》7(1985)。此文另見《殷都學刊》1985.1，題為〈殷墟出土的一些病類卜辭考釋〉。

<sup>11</sup> 溫少峰、袁庭棟，《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

<sup>12</sup> 李民，《殷商社會生活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sup>13</sup>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sup>14</sup> 嚴一萍，《殷契徵叢》（1951）。後又收入《嚴一萍先生全集》甲編第一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



### 三、甲骨文中所見的疾病

甲骨文中所見的跟疾病有關的卜辭，幾乎都出現在第一期，尤其以賓組為多，少量出現在師組、出組或歷組；武丁以後關於疾病的卜辭幾乎沒有。出組早期的卜辭，其時代約在武丁晚期；師組卜辭多數學者相信它們是屬於第一期的；歷組卜辭也有學者主張應屬第一期。如此說來，關於疾病的卜辭，就都出現在第一期了。

下面我們就來探討卜辭中所提到的疾病。

#### （一）疾首

卜辭的「疾首」主要見於賓組，另有二條比較完整的，見於出組早期的同文卜辭云：

(1) 甲辰卜，出貞：王疾首無延。 24956、24957

相關卜辭參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以下簡稱《類纂》），頁380。

「疾首」顧名思義是指頭部的疾患，《孟子·梁惠王下》「疾首感頰」，趙注：「疾首，頭痛也。」這樣的解釋簡單明瞭，各家均無異說。當然頭痛的原因有很多種，如嚴一萍所說「若流行性感冒之頭痛」則只是其中之一。「無延」，胡厚宣解釋為「勿延纏」，可信。

有一條為眾家徵引，而為《類纂》「疾首」條下失收的賓組卜辭云：

(2) 旬〔亡〕𠄎。旬有求。王疾首，中日𠄎。

「中日」為殷代時稱，或稱「日中」，即正午時分。<sup>15</sup> 從辭意看，「王疾首，中日𠄎」應為驗辭。「𠄎」字或釋為「雪」，如胡厚宣釋此句云：

王病頭且日中降雪。蓋殷代黃河流域氣候較今日為暖，雪為不常見之事，即偶然降雪，亦多於夜間，或昧爽之時。今日中降雪，故殷人以與殷王武丁患頭病同視為災禍之事也。

此說楊樹達已不以為然，楊氏說：

𠄎字胡氏釋為雪，釋中日𠄎為日中降雪，以為災禍之事。余謂雪兆豐年，古今以為祥瑞，未聞日中降雪為災異也。按此字以字形核之，當釋為

<sup>15</sup> 詳見拙文〈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中國文字》新18(1994)。

彗。說文三篇下又部云：「彗，掃竹也，從又持井。」甲文字象掃竹之形，與篆異者，不從又耳。甲文自有從雨從井之雪，不必混而一之。雪字本從井聲，假井爲雪，自極可能。釋辭雖必依義，釋字終當據形。彗爲掃竹，用以掃除，故引申有除字之義。……卜辭蓋謂王病首中日而除也。楊氏說較胡氏有理。且胡氏所說「即偶然降雪，亦多於夜間，或昧爽之時」，於卜辭亦無徵。

蔡哲茂曾爲文指出：卜辭中當疾蠲講的彗，就是《方言》、《廣雅》的「愈（癒）也」的意思。<sup>16</sup> 裘錫圭引《黃帝內經素問·藏器法時論第二十二》：「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認爲「日中慧」正與卜辭中的「中日彗」同義。並引《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所載：

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敝帚騷（掃）尤（疣），祝曰：「今日月晦，騷（掃）尤（疣）北。」入帚井中。

以證明楊樹達說「彗」爲「掃除」之有理，說並可參。<sup>17</sup>

## （二）疾目

有關眼疾的重要卜辭如：

(3) 貞：王其疾目。

貞：王弗疾目。

456正

是關於王的眼疾的貞卜。另如：

(4) 惟〔祖〕辛亥王目。

1748

則是貞卜王的眼疾是否由於祖辛的降禍。

還有一些關於王目「𠄎」（下文暫釋爲「𠄎」）的賓組卜辭說：

(5) 貞：王目𠄎。

11108

(6) 貞：王目𠄎。

王目毋其𠄎。

13623正

(7) 貞：王疾目𠄎。

<sup>16</sup> 蔡哲茂，〈說彗〉，《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1993），頁81-96。

<sup>17</sup> 見裘錫圭，〈殷墟甲骨文“彗”字補說〉，《華學》第二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6）。

貞：有疾目，不其𠄎。

13625正

「𠄎」字諸家異說頗多。柯昌濟曾說：

余疑爲父字（「父」當「久」之誤），言病不長久之義。

按甲骨文中關於疾病拖的時間久長，慣用「其延」、「不其延」、「亡延」等說法；釋此字爲久，跟字形亦顯然不能相合。嚴一萍以爲「𠄎」即「𠄎」（句），讀爲眇通瞶即眩，並引〈蒼頡篇〉「眩，視不明也」以證卜辭辭義，但從字形及相關辭例看，二者顯非一字。此外，此字或釋爲龍，或釋爲𠄎；各家對此字的解釋，大致可分爲兩派。一派從「不好」的方向理解，一派從「好」的方向理解。

認爲此字代表「不好」的，如張秉權釋爲龍，以爲「古音與凶同部，假爲凶，是問疾病的吉凶之詞。」李孝定以爲「讀爲瞶，目不明也」，曹錦炎以爲「用於卜疾之辭，應讀爲𠄎，意指病情加重。」

另有從「好」的一方面理解的，如饒宗頤認爲：卜辭凡卜疾病之吉語每曰「龍」，《詩·酌》「我受龍之」，傳曰：「龍，和也。」玉篇：「龍，寵也，和也。」辭言「疾龍」即謂「疾和」。姚孝遂也以爲：「疾龍」似非「病情加重，而應是病情好轉」。<sup>18</sup>

要解決「𠄎」字的意思到底是好的或不好，司禮義對卜辭文例的一個發現很有參考價值。他認爲，在一對正反對貞的卜辭裡，如果其中一條卜辭用「其」字，而另一條則不用，用「其」的那條所說的事，一般都是貞卜者所不願看到的。如求雨的卜辭往往以「有雨」與「亡其雨」對貞，因爲貞卜者希望下雨，不希望不下雨。<sup>19</sup> 很多卜辭的文例，可以證明司禮義的說法是對的。

依這個規律，我們來看看跟眼睛的疾病有關的對貞卜辭：

(8) 有疾目其延。

有疾目不延。

13620正

「不延」是貞卜者所希望的，「其延」指疾病延纏不已，當然是貞卜者所不願看到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再來看看前面提到的那兩條出現「𠄎」的對貞卜辭。

<sup>18</sup> 以上諸說均見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6），1838號。

<sup>19</sup> 司禮義 (Paul L-M Serruys), "Towards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Bone Inscription" (關於商代卜辭語言的語法)，《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頁342-349。

例 (6)「王目𠄎」和「王目毋其𠄎」對貞；例 (7)「疾目𠄎」和「疾目不其𠄎」對貞。「毋其𠄎」和「不其𠄎」是貞卜者所不願意看到的，那麼「𠄎」字的意思應該是偏向好的方面。

既然已知「𠄎」的意思是好的，那麼釋為凶或眩等說法便不必考慮。蔡哲茂釋為𠄎，讀為𠄎，並說「卜辭的疾𠄎即疾𠄎，指的是疾病的痊癒與否。」<sup>20</sup> 說頗可採。

有一條賓組卜辭說：

(9) 貞：疾目不𠄎 (下文用「求\*」表示) 。 13628

用「求\*」這個字的卜辭，跟疾病有關的還有：

(10) 丁亥卜，貞：疾不求\*。 13826

(11) 求\*疾。 14022正

(12) 不求\*，八月。 18676

(13) [癸]丑卜□貞□目其求\*□惟□戎。 19036

相關辭例參《類纂》1541號。

蔡哲茂引島邦男「𠄎」和「求\*」用法相同，以及裘先生𠄎字即求（𠄎）字，卜辭「旬有求」讀成「旬有𠄎」等說法，認為「此字可能是一個從丨丨求聲的字，如果它的意義和𠄎字出現在疾病卜辭表示痊癒，那麼此字很可能是讀成𠄎的一個假借字。」<sup>21</sup>

蔡先生認為求\*字從丨丨求聲可從，但認為是𠄎的假借字則尚有可商。我在討論殷代時稱𠄎𠄎時曾說：

𠄎字本作𠄎，𠄎即黃之異體，當是其聲旁，字在此當讀為黃。……「𠄎𠄎」當在「𠄎」之後。此時或在較𠄎稍晚而接近黃昏的時候。<sup>22</sup>

以𠄎字來說，「黃」應該是個聲兼義的字，讀為黃，而意為黃昏，至少是與黃昏關係極為密切的意思。

求\*的情況跟𠄎類似，也應是一個亦聲字，求（𠄎）既示其義，兼表其聲，讀為𠄎，然則「求\*疾」應該是疾病有𠄎，與病癒的「𠄎」正好相反。

還有一對對貞的賓組卜辭說：

<sup>20</sup> 蔡哲茂，〈釋𠄎〉，文載周鳳五、林素清編著，《古文字學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印行，1999），頁15-34。

<sup>21</sup> 同註20。

<sup>22</sup> 同註15。

(14) 貞：目其求\*疾。

貞：目不求\*疾。

6016反

本辭的求\*字《類纂》摹爲求，因此在討論求\*字時，學者往往忽略此辭，但此辭很能說明問題。我們在前面提到司禮義的說法，用「其」和不用「其」的對貞卜辭，用「其」的情況往往是貞卜者所不願看到的，那麼本辭的「其求\*疾」即是貞卜者所不願見的，更可見求\*字是咎的意思而不是癒。例 (3)「其疾目」與「弗疾目」對貞，「其疾目」爲貞卜者所不願見到，亦可爲此說之佐證。

還有一條可能跟眼疾有關的賓組殘辭：

(15) 𠄎疾𠄎

13629

「𠄎」字郭沫若釋爲民，以爲「古人民盲通訓」、「以敵囚爲民時，乃盲其左目以爲奴徵」。<sup>23</sup> 如郭說，則本辭辭義是：眼疾嚴重到目盲的程度。

一條師組卜辭有「喪明」的記載：

(16) 戊戌卜，貞：丁𠄎疾目不喪明。

喪明。

21037

「喪明」即目盲。「疾目不喪明」是說雖然眼睛有毛病，但還不至於目盲。


還有一條也被解釋爲「喪明」的卜辭：


\* (17) 貞：斫其有疾。王固曰：斫其有疾虫丙，不庚，二旬有七日庚申

𠄎。



13752正

胡厚宣讀爲「庚申喪𠄎」，並說「𠄎讀爲生命之命，急病之侵，至於溘死喪命」。楊樹達則以爲「𠄎古音與明同，喪𠄎即喪明也」。

「𠄎」不識，從𠄎但不必即是𠄎字，釋𠄎既無法肯定，則不論「喪命」或「喪明」之說都難確信。𠄎字作，除見於本辭外，另見於一條賓組卜辭：

(18) 癸卯卜，殼：于翌酒𠄎燎。

鐵40.2

字的寫法較爲簡省，但無疑是同一個字。「大概是從月喪聲的一個字，可讀爲味爽之爽。」<sup>24</sup>「𠄎」如果是一個時稱，相當於金文的「味喪」和文獻的「味爽」，則「庚申𠄎」這條卜辭應該理解爲「庚申這一天味爽的時候，斫的疾病出現了『』的情況」，與「喪命」或「喪明」無關。

<sup>23</sup>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臣宰》，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sup>24</sup> 裘先生說。有關「喪」的討論參見拙文〈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中國文字》新18：179。

### (三) 疾耳

疾耳即耳有疾之意。如：

(19) 貞：疾耳惟有害。 13630

(20) 貞：疾耳禦于□。 13632

一條見於《鐵雲藏龜》138.2（合13631）的賓組卜辭，有關於「疾耳」的記載，但各家讀法不同，說法遂亦有異：

先是胡厚宣讀爲：

\*□佳（唯）出（有）疾耳 𠄎 □

並說「此貞有患耳病者。𠄎字不識。」

嚴一萍讀爲：

𠄎疾耳惟出（有）〔𠄎〕。

並說：

𠄎字不識。他辭有言：「癸丑卜，王乎 𠄎 寇幸，五月」，其爲人名可證。此貞名 𠄎 者之患耳病也。

嚴先生補「𠄎」（害）字大概即因《合》13630一辭（即上引第19辭）而來，但細查拓片，此處殘存筆劃並非「害」字。

溫少峰等讀此辭爲：

……𠄎耳，佳出（侑）小（？）示？

並解釋說：

卜問是否在「小示」舉行侑祭以禳解求祐。

從拓片看，讀「小示」遠較「害」合理。胡先生由左往右讀，雖然「𠄎」字不識，但尚注意到本辭前後尚有缺文，故加□以記之。嚴先生所說「𠄎」爲人名固不乏其例，但完全忽略「𠄎」下尚有文字，在此處是否爲人名尚有疑問。以「有」下爲「害」字更全無可能。

卜辭或言「耳鳴」：

\* (21) □巳□既夢□作𠄎耳鳴終□大□。 21384（師組）

(22) 庚戌卜，朕耳鳴，有禦于祖庚，羊百有用，五十八有母用，祈今日。 22099（午組）

(21) 辭殘泐不全，其義難以確知。溫少峰讀爲「……耳鳴冬（終）大。」並云「當是病情加劇」，按「冬（終）」下尚有一字，雖拓片不清，不能確定爲何

字，但「終大」是一定不能連讀的，溫說當須存疑。

關於 (22) 辭，于省吾說「耳鳴乃疾病中的一種症狀，是由於聽覺器官有某種病變而產生的，本來和人事吉凶毫無關係。而商代統治階級迷信鬼神作祟，竟把耳鳴當作不祥之兆，甚至用百餘羊為祭牲，以乞祐于先祖。」于先生並列舉「典籍中關於耳鳴之書和耳鳴的事例」，可以參看。<sup>25</sup>

一條師組卜辭說：

(23) 己未卜，惟父庚害耳。

21377

指的應該也是耳的疾患。

溫少峰尚引有見於《乙》145（合20338）的一辭云：

\*...耳萬，以.....。

並說「此辭之『萬』當讀為『癘』，《說文》：『癘，惡瘡疾也。』耳癘，當是耳部生瘡，或是耳疔，或是中耳炎之類。」驗之卜辭，此說亦不可取。溫氏所說的「耳」，其實作「𦍋」，一般釋為聽，其上殘斷，是否可以「聽萬」連讀不無問題，且甲骨「萬」字似尚無用為「癘」的例子。

此外，尚有關於「聽」有災咎的卜辭：

(24) 王聽惟𠂔。

王聽不惟𠂔。

808反

(25) 貞：王聽惟孽。

貞：王聽不惟孽。

9671正<sup>26</sup>

這大概是指聽力方面的問題。溫少峰說「殷王聽力衰退」，又說是「殷王耳聾」，或可能為年老體衰所致，或可能為腎虛所致。」聽力衰退與耳聾當有程度上的差別，上引卜辭當與聽力衰退有關。

甲骨文另有「𦍋<sup>3</sup>」字，從耳從蟲，卜辭中一見：

(26) 貞：𦍋<sup>3</sup>惟其有出自之。



1821正

在此處似用為方國名。對照「𦍋<sup>4</sup>」為「𦍋」來看，此字的造字本義應與耳部的疾病有關，可惜沒有相關辭例可以證明。

<sup>25</sup> 見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耳鳴」》。

<sup>26</sup> 辭例參見《類纂》689號。


#### (四) 疾自

甲骨文「自」作、等形。說文解字：「自，鼻也，象鼻形。」甲骨文的「自」字，雖已有多種用義，而其字形則正象鼻形，《說文》所說正是「自」的本義。甲骨文中關於鼻病的卜辭有：

(27) 貞：有疾自，惟有害。

貞：有疾自，不惟有害。


11506正


這是僅見的一條關於鼻病的卜辭。貞卜「疾自」是否有害。《類纂》「疾」字下有「疾自」條目（頁1178），其下所引除本辭外，另有11006正一辭云「貞…………自疾」，看似鼻病之貞卜，其實是誤解。此辭爲對貞卜辭，完整的內容應爲：

丙午卜□貞引□疾□自.

貞□自疾。

這裡的「自」，顯然用的不是「鼻」的本義。

甲骨文另有「」字：


\*(28) 貞：婦好惟出疾。


13633

嚴一萍引此辭字作「」，云：





王國維釋爲鼻液之涕字。……此因流涕不絕，而名之曰「出疾」。

溫少峰云：

「」字舊不識。按此字從自從肉，會鼻中長肉之意。可隸定爲𪔐，亦即𪔐之初文。《方言》：「𪔐，臄也。」注：「謂息肉也。」集韻：「𪔐，魚器切，音剗，臄肉。」此辭大意爲：婦好鼻中長出了息肉，是疾病呢？至今醫學仍稱突出於粘膜表面的增生組織團塊爲「息肉」，鼻息肉在中醫又稱爲「鼻痔」，西醫又稱爲「鼻茸」，堵塞鼻腔，妨礙呼吸，且常伴發鼻炎或鼻竇炎。辭爲武丁時卜辭，乃是世界上關於鼻息肉這一病例的最早記錄，加之患者身份明確，故而甚可寶貴。

對字的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我們覺得還有可以補充的地方。在武丁時代應該不會有鼻息肉這樣的概念，而如感冒等偶發性的鼻塞、流鼻涕、流鼻水等，正是「」所表示的情況，不限於鼻息肉。溫氏所摹字形正確，但在解釋上，強調了鼻息肉的部份，卻忽略了象「鼻液」的小點。嚴一萍說出了「流涕不絕」的意思，但在字形摹寫上卻遺漏了象「鼻液」的小點。兩說都有其不足之處。



甲骨文另有、、等形，溫氏以爲「象鼻涕不止之形，或鼻中出血之形，乃鼻炎、鼻竇炎、鼻咽癌或鼻衄等症狀。」從字形上分析，此說有幾分道理，但卜辭此字用爲婦名，在辭例上無法驗證。疑此字應「象鼻涕不止之形」，與「」的差別在有無鼻塞而已，其他各種鼻病之推衍，都屬想像之詞。

## (五) 疾口

疾口指口腔之疾病。卜辭有：

(29) 貞：疾口，禦于妣甲。 11460

因口腔之疾病而對妣甲舉行禦祭。

有些「婦女卜辭」卜「亡至口」或「亡口」，如：

(30) 癸巳卜，貞：婦妥亡疾。

癸巳卜，貞：婦妥亡至口。 22249

(31) 辛丑卜，亡疾。

辛丑卜，亡口。 22258

(32) 甲戌卜，亡口，允不。

甲戌卜，亡口。 22265

溫少峰解釋 (30) 的第二辭說：

「至」當讀爲「窒」，《說文》：「窒，塞也。」當是婦妥之口腔腫痛，

故卜問是否會造成難以開口之「至口」病狀。

從 (30) (31) 兩辭「口」與「疾」對貞來看，「口」之義應該與「疾」相類。讀至爲窒，釋至口爲口疾，恐不當。<sup>27</sup>

## (六) 疾舌


疾舌指舌有毛病，賓組卜辭有關於疾舌的記載：

(33) 甲辰卜，古貞：疾舌惟有害。 13634正

(34) 貞：疾舌求于妣庚。 13635


「疾舌」各家無異說。卜辭別有「」字，云：


<sup>27</sup> 或以口爲災禍之義，見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頁87。







(35) 貞：王疾惟有由。

13641

「」胡厚宣以爲「疑舌之別體」，溫少峰從之。唯饒宗頤說：

胡厚宣謂爲舌之別體，然其字從石從舌，石古祐字，從示與祐取義相近，則砣殆祐字矣。辭云「砣疾」，亦禳祐之意，不宜逕目爲舌字。<sup>28</sup>

「」與舌的關係待進一步研究。


饒先生另指出甲骨文的「」字「從舌從𧈧，隸定宜作𧈧，乃動詞，或祐之繁形。此字《類纂》752號摹有、二形，蟲身變成一直線，字形嚴重變形，姚孝遂據此誤摹的字形而有「此亦當是『龠』字之異體」的說法。<sup>29</sup>我們在前面談到字時，曾拿參看，認爲它很可能跟耳疾有關；從字形來看，字也可能跟舌疾有關。可惜卜辭太殘無法驗證。

## (七) 疾言



有關疾言的卜辭如：

(36) 貞：有疾言惟害。

440正

(37) 巳卜有疾言禦.

13638

(38) 疾言于祖.

13639

胡厚宣以「疾言」爲喉病，並說「疾言者發音嘶啞咽喉之病也。」于省吾更進一步指出，言應讀爲音：

言與音初本同名，後世以用各有當，遂分化爲二。周代古文字言與音之互作常見。先秦典籍亦有言音通用者。……甲骨文之「言其有𠂔」、「有𠂔言」，二言字應讀作音。音其有𠂔與有𠂔音，指喉音之臨將嘶啞言之。舊讀如字，失之。<sup>30</sup>











于說於甲骨辭意頗可通解。對於言音何以通用，于先生曾有「音字的造字本義，係於言字下部的口字中附加一個小橫劃，作爲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乎言，而仍因言字以爲聲」的說法。<sup>31</sup>龍宇純則更從「別嫌」的角度，分析舌、言、音三字的關係，他說：

<sup>28</sup> 饒宗頤，《巴黎所見甲骨錄》（香港影印本，1956），頁32-34。

<sup>29</sup>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752號按語。

<sup>30</sup>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言》。

<sup>31</sup>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





蓋言既不可無舌，而甲骨文舌字作、、諸形，正分別與言字作、或相當，僅其上一橫有無的差異。合理的解釋當為：言字即取舌形見意，為其別於舌字，而強加一橫。……甲骨文言音二字同形，金文音字亦或作；說文吟字或體作，又或作，可能亦為言音二字其始同形的孑遺。然則舌言音三字，大底形體上起初僅舌言二字有別，言音二字音讀的不同，則由其上下文決定。於「」內更加一橫為音字，又屬後起的別嫌方法。<sup>32</sup>

對言音通用的背景作了透徹的分析，讓我們更相信「疾言」即「疾音」，指聲音嘶啞的說法是有道理的。

「疾言」的意義已如上述，而我們從甲骨中所能得到的理解也僅止於此，不宜再作過多的推論。如《書·無逸》：「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論語·憲問》：「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引孔安國注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亮陰」或「諒陰」舊解為「信默」，居喪不言，是儒家孝道的表現，並不是喉嚨有毛病而失聲不能言語，這本是容易理解的。但有人卻與甲骨文的「疾言」扯上關係：如郭沫若說這是因為武丁患有「不言症」，而且是「運動性不言症」。<sup>33</sup>郭說本無可取，但仍有人附和說：「這和甲骨文的『疾言』正相合拍，可互相驗證。」<sup>34</sup>郭鼎堂駁說儒『高宗諒陰，三年不言』，非倚廬守制，而為病失言症。董彥堂即以疾言諸卜辭證成之。今知疾言本即疾音（瘖），再參以武丁所患他病多神經系疾患驗之，則『諒陰』為言語障礙之病，實確然無可移易。」<sup>35</sup>卻未免將錯就錯了。

## （八）疾齒

卜辭中關於「疾齒」的資料相當多，後世對此疾的討論也較其他部位為多。

甲骨文齒作「」、「」、「」、「」等形，商承祚解釋為「象張口見齒之形」。「疾齒」各家均以為「牙病」，甲骨文有齒無牙。按《說文》

<sup>32</sup> 龍宇純，《中國文字學》（臺北：五四書店，1996，定本再版），頁203-204。

<sup>33</sup> 郭沫若，〈駁“說儒”〉，《青銅時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sup>34</sup> 李氏，《殷商社會生活史》，頁234。

<sup>35</sup> 嚴一萍，《殷契徵瑣》，頁92。

的說法：「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牙，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牙和齒是有分別的，「門牙曰齒，在兩旁者稱牙」，<sup>36</sup> 但一般用法上，牙、齒確實是通用無別的。

「疾齒」的卜辭很多，它指牙齒的疾病是沒有疑問的。常見的疾病典型文例，如：

(39) 壬戌卜，亘貞：有疾齒惟有害。 13644

(40) 貞：疾齒不惟父乙害。 13648正

(41) 貞：疾齒禦于父乙。 13652

還有一些爭議比較多的例子，如：

\* (42) 甲子卜，殼貞：王疾齒惟□ 𠄎 □ 10349

\* (43) 甲子卜，殼貞：王疾齒亡 𠄎 □ 13643

𠄎：字胡厚宣釋為錫（即賜），並說：

一貞正面，言殷王武丁患牙病，上帝有能錫愈者。一貞反面，言武丁患牙病，不幸而上帝無有能錫愈者。所以知當為錫愈者，以全文文義推之也。所以知當為上帝錫者，因由甲骨文觀之，殷人之病或原於上帝之降罰，則錫愈疾病者，亦必為上帝也。

胡先生的說法信從者頗多。楊樹達則釋為「易」，「易者猶今言換牙也。即《素問》所謂齒更」，周宗岐說「年老者尚有換牙一說，我們在日常臨床工作中並未曾遇到過。若有，也就是埋伏齒的晚期萌出罷了。」<sup>37</sup> 郭沫若讀「易」為「難易之易」。饒宗頤以為易字當訓平復，亡易猶言不易，多難也。姚孝遂則讀「易」為「佚」訓為平安，「商王由於『疾齒』而卜問『佳易』、『亡易』，乃是詢問是否平安。這和卜辭關於疾病經常所見『有𦵏』、『亡𦵏』的用法是一致的。」<sup>38</sup> 宋鎮豪則讀為「惟易」、「亡易」的對貞，認為「易有治義，反映了對齒治療的積極態度」。<sup>39</sup>

各家說法令人莫衷一是，亦不敢強作解人。值得一提的是，這兩條卜辭都有缺文，(43) 辭「亡 𠄎」下的缺文是什麼無法得知，是否可以「亡 𠄎」為句亦難確定。(42) 辭即《卜辭通纂》第23片，郭沫若的考釋曾有「『惟易』殆言『亡

<sup>36</sup>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釋齒》。

<sup>37</sup> 參註9。

<sup>38</sup> 各家說法參《甲骨文字詁林》3328號。

<sup>39</sup>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頁434。

害』」之說，增補本加了「『惟』與『易』之間有殘字」的眉批，<sup>40</sup> 眉批的說法是對的，所殘為何字無法判斷，胡厚宣補「有」字當係根據 (43) 辭的「亡」而補的，即令所補不誤，「惟有 𠂔」之下仍有缺文，是否能以「惟有 𠂔」為句，跟「亡 𠂔」一樣難以判斷，因此這些解釋都只能存疑。

甲骨文有「𪚩」字，比較完整的卜辭有：

\* (44) 貞：勿于甲禦婦 𪚩 𪚩。

13663 正甲

聞一多釋此字為齲：

此從 𠂔 從 𪚩，當即齲字。《說文》「𪚩，齒蠹也」，重文作齲。《釋名·釋疾病》「齲，齒朽也，蟲齧之齒缺朽也。」

齲即今所謂的蟲牙或蛀牙。齲齒是由於牙齒受腐蝕造成的，但古人以為蟲蛀，所以在牙齒中畫上蟲，來表示這種病。因為對這個字形的認識，使齲齒的記載提前到了商代。周宗岐說：

從前都認為我國齲齒的記載始自漢初，多以《史記·倉公傳》「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太陰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食而不漱。」<sup>41</sup> 一項以證明這種事實。但現在因為有了本甲骨刻辭，已將齲齒的記載由漢代提到殷代了。

殷王武丁時代的甲骨卜辭為西元前十三世紀的記錄文字，這裡已經有了齲齒的描述，可見我國對齲齒的記載，在世界上是相當早的。

這片卜辭是有關祖國口腔醫學史上的珍貴參考資料。<sup>42</sup>

這種說法是可信的。

卜辭另見「疾齒」跟「蠱」的關係：

(45) 有疾齒惟蠱。

不惟蠱。

13658 正


《周禮·秋官·齊氏》：「凡庶蠱之事」，鄭玄注：「蠱，蠹之類。」對照《說文》：「𪚩，齒蠹也」的說法，則此亦可作為殷人以為蛀牙是「蟲齧」的另一個證明。

一條賓組卜辭說：

<sup>40</sup> 郭沫若，《卜辭通纂》，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2》（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sup>41</sup> 此處引文與《史記》原文略有出入。原文為：「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太陽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sup>42</sup> 參註9。

\* (46) 貞：疾齒惟.


貞：疾齒不惟.

13648正


「惟」下一字都在殘斷處，第二辭更只殘存上部少數筆劃。李孝定釋爲喃，以爲人名，其下有缺文。<sup>43</sup> 如果有缺文，則此字應爲人名，與同版「貞：疾齒不惟父乙害」文例相同。如果沒有缺文，則可能類似於「疾齒惟蟲」的性質。

還有一個「」字，應該跟牙齒的疾病有關，但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




\* (47) 乙酉卜，爭貞：惟父乙降.





(48) 貞：不惟父乙降.





(49) 甲申卜，〔殷〕貞：惟〔父〕乙〔降〕.


(50) 〔甲申〕卜，殷貞：不惟〔父〕乙〔降〕.

6664正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把 (48) 的也摹成 (47) 的「」，《類纂》把這個字形編成944號，《甲骨文字詁林》的944號姚孝遂的按語說此字「當爲災咎之義」，從文例看，此爲災咎無可疑，但究竟是怎樣的災咎，單從「」這樣的字形也無從窺知。

(48) 的比 (47) 的「」表現更多的意涵。對照 (49) (50) 則這些字表示牙齒方面的「災咎之義」甚爲明顯。但《摹釋總集》把 (49) (50) 二辭「降」下一字均誤摹爲齒，把 (48) 又誤摹爲「」，於是本來很有啓發性的四條卜辭，只剩下一個不可識的「」。

「」從齒從又，是比較完整的寫法，「」爲其省寫，「」則又爲「」之再省。疑此字從齒從又會意，象拔牙之形。或是牙齒病痛至於搖落，遂以手拔之。卜辭的意思，可能是父乙降下齒痛而必須拔牙的災咎。

另有一個「」（合18138），陳漢平釋此字爲齧，<sup>44</sup> 姚孝遂以爲釋齧不可據。<sup>45</sup> 此字只出現一次，且全辭只殘存此一字，因此無法斷定其義。此字從齒從𠂔，王國維以爲「𠂔字當從說文𠂔字讀，讀如𦏧，即天作孽之孽之本字，故訓爲罪辭字。」<sup>46</sup> 卜辭從𠂔諸字，往往有災咎之意，故此字應與牙病有關。

<sup>43</sup>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頁624。

<sup>44</sup> 陳漢平，《古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1985.1：107。

<sup>45</sup> 《甲骨文字詁林》2501號按語。

<sup>46</sup>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臺北：世界書局，1961），頁10。

### (九) 疾 𠂔 (肱)、疾 𠂔 (肘)

甲骨文有「𠂔」、「𠂔」、「𠂔」等字，大部份的學者把「𠂔」釋為肘，把「𠂔」、「𠂔」等釋為肱。《類纂》即是把「𠂔」編為907號釋為肘，相關辭例如：

(51) 貞：疾 𠂔。 13676正

(52) 貞：疾 𠂔，冒。 13677正

(53) 王 𠂔 惟有害。 11018正

(54) 乎 𠂔 𠂔。 11018正

《類纂》把「𠂔」編為908號，釋為肱，相關辭例如：

(55) 禦肱于祖 𠂔。 1772正

(56) 貞：王肱，冒。

貞：王肱，不 𠂔 冒。

(57) 貞：有疾肱以小 𠂔 禦于 𠂔。 13679

但同一批作者所編的《甲骨文字詁林》卻把這兩個字都釋為肘。姚孝遂在907號 𠂔 字條下的按語說：

此均屬第一期卜辭，占問肘疾之事，𠂔 或 𠂔 皆象肘形，其作 𠂔 或 𠂔 者，則為指事字。

在908號 𠂔 下的按語說：此亦當是「肘」字。

𠂔 字究竟是肱或肘容後討論，但 𠂔 和 𠂔 應該不是同一個字，加了指事符號的字與原來未加符號的字是有差別的，如 𠂔 字的兩點指示腋下的位置，𠂔 象正面人形，𠂔 跟 𠂔 不是一個字；𠂔 象刀形，𠂔 加一點指出刀刃的部位，刃不等於刀。同理 𠂔 和 𠂔 也不會是一個字。

按《說文》「肘，臂節也。」段注：「肱與臂之節曰肘，股與脛之節曰𠂔。」是肘為肱與臂之間的關節。𠂔 字的指事符號 𠂔 正指出其關節之所在，應該就是肘字。合集4899號的 𠂔，所加的指事符號 𠂔 也在關節之處，即肘字。

沒有加指事符號的 𠂔，應該就是《說文》所說「臂節也」的「臂」。臂有時也稱肱。《說文》「臂，手上也。」段注：「又部曰，『肱，臂上也』，此皆析言之。『亦』下云『人之臂亦』，渾言之也。渾言則肱臂互稱。」《詩·小雅·無華》「麾之以肱」，毛傳「用臂曰麾」，可見有時臂亦稱肱。

《說文》「𠂔，古文肱象形。」段注：「象曲肱」，此字自可釋為肱。

《正字通》「今謂自肩至肘曰臑，自肘至腕曰臂」，臑、臂的分界即是關節所在的肘。

我們所看到的 𠂔 一類的字形，其指事符號 ㄥ 均加在關節之處，並不是加在「自肘至腕」處，因此 𠂔 應釋為肘，不應如多數學者釋為肱。《說文》「𠂔」所從的「ㄥ」應是「象曲肱形」，學者混同於「𠂔」的指事符號「ㄥ」，於是 𠂔 被釋為肱。

趙誠亦以 𠂔 為左，恐不可信。但他說「𠂔 或 𠂔 象整條手臂之形，ㄥ 指示手臂上端彎曲之部位，即所謂肱腕，那是指事字。」<sup>47</sup> 雖然仍以 𠂔 為肱，但「𠂔 象整條手臂之形，ㄥ 指示手臂上端彎曲之部位」卻可借來解釋我們的說法。𠂔 應該象整條手臂之形，可釋為肱。加了指事符號的 𠂔，指出「彎曲部位」，即是肘。

陳世輝解釋「疾 𠂔」說：「《說文》：『肘，臂節也。』這條卜辭是貞問臂部疾患的。」<sup>48</sup> 「臂節」不同於「臂」，因此以肘為臂疾並不恰當，范毓周已有文辨正。<sup>49</sup> 但范氏以為「『疾 𠂔』非臂部病患而為肘部病患」，按照我們的分析，恐怕也是有問題的。「疾 𠂔」應該是臂部（或肱）的疾患，而「疾 𠂔」才是肘部疾患。

#### (十) 疾 𠂔 (疋)、疾 𠂔 (脛)、疾 𠂔 (膝)

《類纂》把甲骨文的「𠂔」、「𠂔」、「𠂔」都視為同一個字，釋為疋。從我們上面對 𠂔 和 𠂔 的分析，加了指事符號的字，和原來未加的，應該是不同的兩個字，因此《類纂》均釋為疋的這三個字形，應該是不同的三個字，只有 𠂔 可釋為疋。《說文》「疋，足也。上象腓腸，下從止。」甲骨有時也倒書作 𠂔。

「疾疋」的卜辭如：

(58) 丁巳卜，爭：疾疋禦于妣庚。

疾疋勿 𠂔 禦于父辛。

775反

<sup>47</sup>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61。


<sup>48</sup> 同註7。

<sup>49</sup> 同註8。





見於《乙》8896（合22246）的一條卜辭：「婦娵子疾，不延」，是卜問婦娵之子的疾病，本與疾疋無關，胡文所舉「足病」的唯一例子：「婦娵疾疋不延」，<sup>50</sup> 應即此辭的誤讀，不能為據。


「𠂔」特別指出「疋」的特定部位，即非疋字。陳漢平說：

甲骨文有字作 ，從肉附於膝關節之處，字當釋𠂔，字今作膝。……又此字之肉形或可視為附於小腿旁，字或可釋為腳、脛、胫。說文：「脚，脛也。」「脛，胫也。」「胫，脛端也。」<sup>51</sup>


按此字見於《乙》1187（合13693），辭云：

\* (59) 貞：疾 ，𠂔。


「𠂔」字略有殘損，但從其殘存筆劃和相關文例看，此字為𠂔無疑，陳漢平釋為「不」是錯的。從拓片看， 字的指事符號顯然「附於小腿處」，不是「附於膝關節處」，所謂「附於膝關節」是陳氏對文字的誤摹，因此釋膝不可信。《說文》脛下段注：「𠂔下踝上曰脛」，此字應釋脛。《說文》胫下段注：「𠂔猶頭也。脛近膝者曰胫。言脛則統胫，胫不統脛。」此字的指事符號不能確定其必指胫，如段注「脛統胫」之說，以釋脛較勝。




還要附帶指出的是，此字所加的  應該是個指事符號，不是如陳氏所說的肉形。肉形如何附於膝關節處？<sup>52</sup>

另一個「𠂔」字，卜辭云：

(60) 貞：有疾  惟父乙害。

13695正乙

陳漢平說：「此字造字與  相類，唯字形正反不同」，案此非正反不同，而可能是倒書。如果只是倒書，應為一字異體。但其指事符號也可能另有所指，從其所指的位置看，也許這個字才是膝字。

陳世輝以為「疾 」、「疾 」等字所加的「」為「小方形格的符號」，而「小方形符號所表示的就是疾病的所在和形狀。我們根據這種最古老病案可以判定，這記載的是生長在不同部位的癰腫一類的病症。」<sup>53</sup> 這種說法並不

<sup>50</sup> 胡文引此條，但未註明出處，溫少峰亦引此而稱「此辭引自《殷人疾病考》」而未詳查其出處。

<sup>51</sup> 陳漢平，《古文字釋叢》，《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sup>52</sup> 裘錫圭以為這種符號「既可以認為是起指示作用的，也可以認為象其橫斷面。」見《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4），頁142。

<sup>53</sup> 同註7。

可取，所加的 ㄣ 只是一個指事符號，且不一定是方形，它只表示「疾病的所在」，跟疾病的形狀或癰腫全然無關。陳說本無可取，而溫少峰仍以爲 𠄎 「是在疋字上再加一指事符號“ㄣ”，表示脛部前方有腫塊隆起」，並引陳說而認爲「其說是」，並進一步指出「所謂『疾疋』，可能是生瘡，也可能是受傷，也可能是腓腸痙攣或關節炎」，而見於《乙》1187的疾 𠄎 則「乃是癰腫無疑」，其說亦無是處。且其所指出的各種症狀，雖然都有其可能性，但無一能肯定，即使舉出再多的症狀也沒有意義。范毓周的〈辨正〉也指出「這種小方塊符號是一種標示部位所在的指事符號，而與癰腫風馬牛不相及」。范氏的結論是對的，但他不認同「癰腫」的理由卻仍有問題，他說：

癰腫多爲局部炎症致使匯膿而起癰包，其形態一般爲半球墳起狀。自古及今均無方形癰腫，故甲骨文中不可能以方格形符號象其形態，如爲癰腫象形，當以半圓形象其形態，故其說不可信。

換句話說，只要這個「指事符號」是半圓形，癰腫之說就並非「不可信」，而實際上這些字所加的指事符號並不是明顯的小方塊，而頗接近於半圓形。而且甲骨文爲了契刻的方便，把圓形筆劃刻成方形是常有的事（如「日」刻成方形的情形比圓形普遍），因此從符號的方或圓去判斷，終非解決問題的辦法。前面提到的 𠄎、𠄎，所加的指事符號，更無關方、圓的問題。指事符號的唯一任務只是指示其位置，跟符號的形狀無關。

范文完全針對陳文而發，對陳文提到的 𠄎、𠄎，卻隻字未提，大概也認爲這些都是疋字的緣故。

## （十一）疾止

止通趾，「疾止」謂趾有疾。卜辭如：

(61) 貞：疾止，𠄎。 7537

(62) 𠄎午卜，𠄎貞：有疾止惟黃尹害。 13682

(63) 貞：疾止惟有害。 13683、13684

胡厚宣以爲「疾止」是腳氣病。理由是：「當時之北方，曾有腳氣病之流行，此在今日則絕鮮。余嘗謂殷代黃河流域之氣候，遠較今日爲暖熱潮濕，大約與今日

長江流域之湖南、江蘇略相若，此亦一證也。」<sup>54</sup> 不論胡先生所說的氣候變化是否事實，也不能做為「疾止」即腳氣病的一證。

有一條卜辭說：

(64) 惟𠄎止。

13691

𠄎字姚孝遂以為「似當讀作疾」，<sup>55</sup> 待考。

## (十二) 疾人

有一條賓組卜辭說：

(65) 貞：疾𠄎惟父甲害。

貞：有疾𠄎不惟父甲害。

2123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釋第一辭的「人」為妣；釋第二辭為「貞：有疾不惟父甲」，顯然所釋不完整。<sup>56</sup>

「疾妣」頗不詞，我們所看到的「疾\*惟\*\*害」的卜辭，疾下為患病的部位。《說文》「人，象臂脛之形。」徐灝《說文解字注箋》：「𠄎象側立之形，側立故見其一臂一脛」。人既象側立之形，「疾人」當是人有疾，「人」泛指全身，也許是全身不舒服，但沒有特別指明是那個部位有毛病。

## (十三) 從𠄎諸疾

下面來提一下從𠄎的一些疾病名稱，主要有疾𠄎、疾𠄎、疾𠄎、疾𠄎等項。

### 1. 疾𠄎(膝)

(66) 貞：勿于父乙告疾𠄎。

13670

陳世輝的「癰腫」誤說中也提到這個例子，並說此字是「在人形的腹部加一

<sup>54</sup> 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結論。

<sup>55</sup> 《甲骨文字詁林》3068號按語。

<sup>56</sup> 人、匕的區別參見林澧的說法。見《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

個小方格形的符號」。從我們上文對指事符號的分析，這個字應該是在人形的某部位上加指事符號，「疾 𠂔」表示其生病的部位。究竟是指那個部位呢？范觚周和姚孝遂都認為是膝關節。<sup>57</sup>

從字形看來，指膝關節部位無可疑，或亦可釋膝。𠂔 概略畫出人形，而指出膝的部位，前述的 𠂔 如是膝字，則是「特寫」了。

此字陳漢平另有一個說法，他說：「此字從 𠂔 作，象側視人身脊柱彎曲之形。人身脊柱側視彎曲象弓形，故 𠂔 字當釋為躬。」按陳氏摹寫字形往往並不精確，故其說與字形已有出入。此字本從 𠂔，陳氏摹為從 𠂔，遂有釋躬之說，且其對指事符號 𠂔 沒有任何交代，其說顯不可從。

## 2. 疾 𠂔（項）

此疾見於下列卜辭：

(67) 疾 𠂔 禦示妣己罪妣庚。

庫283（英97正）<sup>58</sup>

𠂔 字姚孝遂說：

乃疾病之名稱，以 𠂔、𠂔 諸字例之，均屬指事字。位置當在頸項之間。

至於究為何字，形體已失其演變之聯繫，存疑以俟考。<sup>59</sup>

姚氏對字形的分析非常正確。此辭所指為頸項之間的疾病無可疑。陳漢平即直接釋為領（或項）。《說文》：「領，項也。」「項，頭後也」。

這裏要附帶提一下與 𠂔、𠂔 結構方式一樣的 𠂔 字。此字於人之臀部加一指事符號，學者釋𠂔，《說文》「𠂔，髀也」，或體作𠂔、作𠂔，姚孝遂改釋𠂔，引《說文》「𠂔，髀也。」段注「髀今俗云屁股是也」。<sup>60</sup>字形的解釋沒有問題，但把它視為疾病的名稱則猶可商榷。

此字用作人名的例子參看《類纂》26號。被解讀為「病名」的是如下的卜辭：

(68) □寅卜，古貞：𠂔 其有疾。

□貞：𠂔 亡疾。

13750正（丙175）

<sup>57</sup> 范說見註7，姚說見《甲骨文字詁林》152號按語。

<sup>58</sup> 此條卜辭見於《庫》283，即《英國所藏甲骨集》97正，《殷墟卜辭綜類》誤為《庫》282，溫少峰「雖知筆誤」，但終於未能查實。

<sup>59</sup> 《甲骨文字詁林》27號按語。

<sup>60</sup> 參見《甲骨文字詁林》26號。

張秉權以爲本辭的 𠂔 爲人名。但陳漢平指出「此二辭卜貞臀有疾、亡疾」，因其與「人名」、「地名」並列討論，必是以臀爲疾患之部位。溫少峰也認爲疾臀「即臀部疾患」。姚孝遂更說：

張秉權以 𠂔 爲人名，非是。…… 𠂔 斷非人名，乃疾名。

姚氏進一步指出「如以 𠂔 爲屍，謂臀有疾，此種可能不大。尻之疾當爲『痔』。」

我們認爲張秉權的人名之說是對的，可惜他這個意見只在《丙》96的考釋中附帶提了一下，而沒有任何論證；在本辭所出的《丙》175更無一語及之。我們在前文曾指出，卜辭的「患病部位」照例都在「疾」字之後，如疾目、疾自等。此處的「𠂔 其有疾」、「𠂔 亡疾」顯然與習見的文例不合。其他卜辭在「其有疾」、「亡疾」之語前面出現的，都是人名。如：

(69) 丁亥卜，殼貞：子漁其有疾。 13722

(70) 丁□貞：子漁亡疾。 12723

這一類的例子還有很多。只是 𠂔 正巧表示人體的部位，容易被誤會爲即是該部位的疾病罷了。

### 3. 疾身

「疾身」指身有疾，卜辭云：

(71) 貞：王疾身惟妣己害。 822正

(72) 疾身惟有害。

疾身不惟有害。 13666正

(73) 貞：禦疾身于父乙。 13668正


「身」字甲骨文作 𠂔、𠂔、𠂔、𠂔 等形。關於身字的形義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也影響了對「疾身」的瞭解。






胡厚宣以爲身字象腹形，「王疾身，謂殷王武丁患腹病」。


李孝定以爲身字「契文從人而隆其腹，象人有身之形，當是身之象形初字。言疾身蓋亦孕娠之疾也。」高明也有「身本孕字，象形，後來引申爲身體之身」的說法。



另有一種說法，認為身字「包括整個軀幹部份，不單指腹」。<sup>61</sup>



單從字形來說，三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結合卜辭和相關的文字來看，可以進一步釐清真相。

首先是身為孕的說法，從此字作之形，以及《詩·大雅·大明》：「大任有身」之語來看，此說似乎甚有道理，但上引(71)的卜辭言「王疾身」，王指殷王武丁，則「疾身」絕無可能是孕娠之疾。









身不可能指孕，則只剩下「腹」或「整個軀幹」兩種可能。上面我們提到、、均在形上加指事符號，以表明人體的部位，則同樣的結構方式，應是利用指事符號，指出人體腹部之所在，而不是指整體軀幹。我們認為卜辭中「疾人」的「人」才是「整體的軀幹」。















甲骨中還有一個跟疾病有關的字，卜辭云：







(74) 貞：有疾，弗

貞：有疾其

4477正甲


《類纂》把上面的卜辭列在304號（巴）字下，意即把字混同於。從與或與等關係來看，可知與應該不是一個字，《類纂》的處理是有問題的。而《甲骨文字詁林》304號巴字條下，對完全沒有討論。

溫少峰以為「字是異體，如為之異體。即，乃膝字初文。」溫說並不可取。為之異體誠如溫說，但這只能說明（巴）與偏旁有互通的情形，並不能說明為的異體，因為與的字形並不一樣。而且以偏旁互通就認為通用或相同，是非常危險的。


我們認為有可能是的異體，差別只在手形的有無而已，如或作可為旁證。然則「疾」即「疾（身）」。

附帶談一下跟「疾身」有關的一些字。

字見於以下卜辭：

(75) 貞：惟害。

3521

(76) 貞：婦好不延。

13711

這個字還見於《合》13671、《合》13672正的殘辭。此字一般均釋為疾，裘錫圭以為此字「可能是疒身之疒的專字，或疒身二字合文」。<sup>62</sup>《類纂》把這些字逕

<sup>61</sup> 各家說法參《甲骨文字詁林》14號。

<sup>62</sup> 裘錫圭，〈甲骨文中重文和合文重複偏旁的省略〉，見《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45。

釋爲疾，而在「疾身」條下就不列這種辭例，也許他們只是單純把𠄎視爲疾字。借用前面所引段注《說文》的說法，這兩個字「析言之」則有區別；渾言之則有時通用不別了。見於《合》13431的𠄎<sup>63</sup>（《類纂》3083號），可能是「疾身」異文；而見於《合》3249的𠄎<sup>64</sup>（《類纂》3084號），可能是「疾」的異文。

還有兩條這樣的卜辭：

(77) 勿 𠄎 𠄎。 10948正

(78) 貞： 𠄎 𠄎， 胃。 13673

「𠄎」字《甲骨文字詁林》15號，姚孝遂以爲「用法與身字同，當是身之繁構。」姚先生釋 𠄎 爲疾，然則「𠄎 𠄎」就是「疾身」了。但是(77)辭的「勿」是表示主觀意願的，<sup>63</sup>而疾病顯然不是人們主觀意願所能控制，因此釋爲「疾身」恐仍有可商。

有學者認爲 𠄎 和 𠄎 都是疾，我們前面也提到渾言之則可通用。甲骨的 𠄎 和 𠄎 是一字異體，學者也都沒有異議。在我們所看到的卜辭材料裡，這兩個字形多數用爲人名，少數跟疾病有關。

𠄎 字或釋疚或釋疔，《說文》：「疚，顛也」、「疔，小腹病」。李孝定以爲「疚疔當是一字」，而其字「象人臥床上，從又象有手撫其腹。又作 𠄎，從身；是明繪其腹。」<sup>64</sup>從否定詞「勿」表可以控制的主觀意願來看，此字也許正是要表示「手撫其腹」的形象。

還有一條賓組卜辭說：

(79) 己酉卜，賓貞：有 𠄎 𠄎 出。 18654正

𠄎 字《摹釋總集》摹爲 𠄎，釋爲疾。此字在《合集》不甚清楚，但其從 𠄎 仍可見，摹爲 𠄎 顯然是有問題的。此片即《續》5.6.9，《續》的拓片清楚可見其字形作 𠄎。在《類纂》的 𠄎 字條下，𠄎 只作地名用，沒有看到跟疾病有關的用例。本辭的正確摹寫，可補其不足。𠄎 字姚孝遂說「爲疾病之一種，不知其詳。」<sup>65</sup>陳漢平說：「此字從勺從X，從X即從凶。兇或從肉，今書作胸或胃。」

<sup>63</sup> 否定詞「勿」的性質，參看裘錫圭，〈說勿〉，《古文字論集》，頁117。

<sup>64</sup> 李說見《甲骨文字集釋》，頁2527。此字屈萬里釋瘵，釋字雖不同，對字形的分析則無二致。屈說見《殷虛文字甲編考釋》2040片釋文。

<sup>65</sup> 《甲骨文字詁林》1113號按語。

此乃胸有疾而卜貞之辭。」<sup>66</sup>「從X即從凶」之說毫無根據。疑此字亦是身字異體，從X亦如 𠂔 之從 丨，從 丨 或X只是特別強調其所指部位。

儘管對字的隸定有所不同，但多數學者主張此字所描繪的是人腹有疾而有手撫其腹的景象。不過有一條卜辭卻頗堪玩味：

(80) 貞：𠂔 𠂔 弗其克。

4349正甲

𠂔 字各家有不同訓釋（詳後文），但多數學者認為是骨的象形，而跟骨的疾病有關。這就跟表示「小腹疾，以手撫其腹」的「𠂔 𠂔」頗為鑿柄。這種情況或許跟「𠂔」類似，嚴格區分時指「疾身」，渾用時則與疾無別。𠂔 有時也與一般的疾字通用。

還有這樣一條卜辭：

\*(81) 貞：𠂔 惟父乙害。

6032反

𠂔 《摹釋總集》摹釋為 𠂔 (疫)。此字必定與疾病有關，但其字形與習見的 𠂔 (疫) 有差別，附記於此以俟後考。

#### (十四) 疾 𠂔

有一條賓組卜辭說：

\*(82) 貞：有疾 𠂔 惟有害。

709正

相關辭例可以證明，𠂔 字一定是指人體的某個部位，其字從人亦無可疑，但剩下的筆劃不可強解。

陳世輝摹為「𠂔」，以為：「𠂔 字從 𠂔 從 𠂔，𠂔 即人字，𠂔 象心形，即心字。『有疾 𠂔』就是有心疾，卜辭中的心疾是指精神方面的病症。」<sup>67</sup> 溫少峰完全同意此說。

范毓周則不以陳說為然：

陳釋從人從心，不甚確。故此字非「心」字。甲骨文中有「心」字，其字作「𠂔」，正象心形。此字「𠂔」中之「𠂔」當為其省減。此字從 𠂔 從心，隸定當為「𠂔」，實即「𠂔」，即後世之胸。……所謂「疾 𠂔」當為胸部疾患。<sup>68</sup>

<sup>66</sup> 同註51。

<sup>67</sup> 同註7。

<sup>68</sup> 同註8。



釋心不可從已如范說。然而此字從 𠂔 既無法肯定，范氏 𠂔 字簡省爲 𠂔 之說，亦屬想當然耳，甲骨文中未見類似情況，釋胸之說亦不可信。《合》709正即《丙》334，張秉權考釋逕釋爲「身」而無說。此字與身應有差別，存以俟考。

## （十五）腹不安

賓組卜辭云：

(83) 癸酉卜，爭貞：王腹不安，亡延。 5373

溫少峰解釋全辭的大意是「殷王腹部不安，是否會延續不癒？」楊樹達謂：「不安，謂有疾。」說皆可從。

## （十六）疾役

役字作 𠂔。卜辭云：

(84) 甲子卜，殼貞：疾役不延。

貞：疾役其延。 13658正

很多學者把役讀爲疫，謂「疾疫不延」爲傳染病。如饒宗頤說：「疾疫不延，即卜傳染病之蔓延與否也」。李孝定以爲「此似當讀爲疫。疫，許訓『民皆疾』，此貞疫之延否也。」大概也是把役視爲傳染病。徐錫台更指出即瘟疫病。<sup>69</sup>

另有些學者則主張「役」，是身體的某一部位，如陳漢平舉「疾目不延」相對照，以爲「𠂔 字于卜辭中所指乃人身肢體之某一部位」；姚孝遂以爲「同版有疾齒之占，此亦當指某種疾病而言。」

我們前面看過許多有關疾病的辭例，凡言「疾\*」，疾後一字都是指疾患的部位而言，陳、姚二說是對的。傳染病的說法，大概因於《說文》「疫，民皆疾」，和卜辭的「不延」、「其延」而來的。我們已經知道役指人體的某一部位，就不會是《說文》所說的「民皆疾」的意思。而不延也不是傳染病的蔓延。卜辭中「婦好不延疾」(13711)、「婦好其延有疾」(13713)、「王疾首無延」(24956)，不延應如胡厚宣所說的「不延纏」，不是傳染病的蔓延。

<sup>69</sup> 《甲骨文字詁林》83號所引。

𠄎字究何所指不能確知，宋鎮豪以爲「疑背疾，象人持殳捶人背」，<sup>70</sup> 陳漢平以爲臂，存以備考。

## (十七) 疾 𠄎

卜辭云：

\* (85) 壬戌卜，古貞：禦疾 𠄎 妣癸。

禦疾 𠄎 于妣癸。

13675正

此字饒宗頤釋咬，從口從交，「此辭咬爲祭名，謂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之義。」陳漢平釋腰，以爲「因腰有疾而卜貞禦於妣癸之辭。」徐錫台釋包，以爲「病包即屬於腫瘤病範疇。」

姚孝遂以爲釋咬、釋腰均不可據，並且認爲此字是祭名，此辭當讀爲「禦疾，𠄎 妣癸」，而不得「疾 𠄎」連讀以爲疾名。<sup>71</sup> 姚先生雖未言及釋包之正誤，但既主張祭名之說，定亦不以釋包爲然。

按此字疑從肉從黃，從辭意上來看，「祭名」之說恐無法成立。(85) 辭的「禦疾 𠄎 妣癸」跟「禦疾 𠄎 于妣癸」並見，意思是一樣的，<sup>72</sup> 與《合》13668正的「禦疾身于父乙」文例完全相同，「𠄎」和「身」一樣，都應該是指疾患的部位，而不是祭名。

## (十八) 𠄎、𠄎

卜辭云：

(86) 壬子卜，爭貞：王 𠄎 惟有害。

5370

溫少峰說：

𠄎字舊無釋，象一人正立，胸前雙乳突出之形，與母字作𠄎之意同。

「王 𠄎 惟有害」者謂殷王乳房有病，卜問是否鬼神作祟也。

<sup>70</sup> 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頁416。

<sup>71</sup> 各家說並見《甲骨文字詁林》268號。

<sup>72</sup> 沈培說：某些組別的卜辭，如師組、師賓間組卜辭，「神名」前往往不加「于」字。在祭祀卜辭中，是否使用「于」字，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見所著《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115。

按𠂔字所從的𠂔爲卣之象形，不得爲「雙乳突出之形」，「乳房有病」之說固無可取。但它指一種疾患的部位或疾患的狀況，應該是無可疑的。𠂔字《類纂》未收，但《類纂》182號有𠂔字，辭云：

(87) 𠂔賓 𠂔惟有害。 16997

偏旁從大從人每相通，𠂔、𠂔應爲一字。在「王\*惟有害」一類卜辭中，\*所指的可以是疾患的部位，如「王𠂔惟有害」（11018正）是指王的肱部有疾；也可以是某種官能的問題，如「王聽惟有害」（1773正），是指王的聽力有了問題。因此「王𠂔惟有害」可能是王的身體某部位（很可能是腋下，與𠂔關係如何待考）有問題，也可能是王的身體出現了某種不適的情況。

## （十九）疾 𠂔

卜辭云：

(88) 疾 𠂔 不惟媿。

疾 𠂔 □。

6649反甲

𠂔字不識。從辭例理解，應是指身體某部位有了疾患。

## （二十）疾 𠂔

卜辭有「疾 𠂔」的記載，由下列的卜辭可知，此字應是指人體某個部位。

(89) 貞：王其疾 𠂔。 376正

(90) 貞：王□惟其疾 𠂔。 13700

卜辭屢見禦疾於先祖之例，如「禦疾止于父乙」（合13688正），另有：

(91) 禦 𠂔 于妣己。 合915正



卜辭有「惟祖辛亥王目」（1748），也有

(92) 癸丑卜，殼貞：惟祖辛亥王 𠂔。 1747正

鍾柏生也舉出「王 𠂔 惟蠱」和「疾齒惟蠱」的辭例，證明「𠂔」爲疾病的一種，認爲「可能是一種與骨有關的疾病」，並引《廣韻》的瘡字同燿，以爲「此字即是卜辭的 𠂔，其中或骨臼上面的點，則表示骨病。」鍾先生並引《說文》「燿，瘡病也」，認爲 𠂔 指瘡病。<sup>73</sup>

<sup>73</sup> 鍾柏生，〈說「異」兼釋與「異」並見諸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3(1985)。

## (二一) 疾肩

卜辭中另有「疾」的記載。「」象卜用牛肩胛骨之形，徐寶貴根據石鼓文釋此字爲肩，<sup>74</sup> 說頗可從。「疾肩」謂肩有疾。其辭例如：


(93) 庚戌卜，亘貞：王其疾肩。

庚戌卜，亘貞：王弗疾肩，王固曰：勿疾。<sup>75</sup>

709正

## (二二) 疾




歷組卜辭中有兩條關於疾病的記載：

(94) 癸未卜，王弗疾。

34072 (《粹》1267)

(95) □午貞：□，肩。

34073 (《粹》1266)

字不可識，從辭例知其爲疾病部位。郭沫若以爲「從欠從，者省之初文」。<sup>76</sup> 溫少峰已辨其非。但溫氏釋軟，以爲「所謂疾軟，當是周身疲軟無力之病」，恐亦難以據信。存以俟考。

## (二三) 其他

此外，還有一些與疾病有關的記載，如胡厚宣所說的小兒病。其例如：

(96) 婦姞子疾，不延。


22246

還有婦人病，如「婦好其延有疾」(13713正)等，胡先生以爲「皆言王妃之病，其中固有普通之病症，然亦頗能爲婦人所特具者，是即所謂婦人病也。」此外還有產病。這些疾病因範圍比較廣泛，且其病亦非具體可指，暫時都不討論。


附帶提一下可能跟疾病有關的幾個字：


(97) 貞：□其。

808正

(98) 惟止。

13691

(99) 丁卯卜，爭貞：有，肩。

貞：有，不其肩。

13674

<sup>74</sup> 徐寶貴，《石鼓文研究與考釋》，待刊。

<sup>75</sup> 辭例參見《類纂》，頁834。

<sup>76</sup> 郭沫若，《殷契粹編》1267考釋。

(100) 𠄎子卜，禦𠄎𠄎𠄎𠄎母𠄎。 21057

(101) 其𠄎𠄎。 17979

(97) 辭的「𠄎𠄎」，《摹釋總集》釋為疾。(98) 辭的「𠄎𠄎」，姚孝遂以為「似當讀作疾，疾止即疾趾，謂趾有疾。」<sup>77</sup> (99) 辭的「𠄎𠄎」，可能跟「疾身」有關。(100) 辭的「𠄎𠄎」，裘錫圭以為「疑是禦𠄎之禦之專文，或禦𠄎二字之合文」，「應該看作𠄎與𠄎(𠄎)的合體字，𠄎當即𠄎的省體」。<sup>78</sup> (101) 辭的「𠄎𠄎」學者或釋為殷。見於(99)辭和(101)辭的兩個字，胡厚宣皆以為是治療疾病的方法，詳後文。

此外，還有一個殘辭：

(102) 𠄎𠄎𠄎。

「𠄎𠄎」字蔡哲茂釋為「疾羽」，並自註云「或為合文」。<sup>79</sup> 裘錫圭以為：

此辭殘存之字應該是一個字，可隸定為「瘡」，就是當疾𠄎講的「𠄎」的專字，似可看作為了表示「𠄎」字的疾𠄎這一引申義加「𠄎」旁而成的分化字。也有可能，造字的人的本意，是想直接用這個字形來表示用𠄎掃去臥床病人的疾病的意思。<sup>80</sup>

可以參考。

上面介紹了疾病的名稱，也對學者的一些解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時補充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到的病例。下面談一下有些學者所認為的「疾病」，其實不然者。前面我們已經舉過𠄎並非腎疾的例子，這裏再舉二個例子來說明：

### 其一、尿病

卜辭云：

(103) 貞：𠄎弗其囙凡有疾。 13887

𠄎字唐蘭釋尿，以為象人遺尿之形。胡先生以為「此貞是否有尿疾也。」但我們所看到的𠄎字，多數作人名用，而「囙凡有疾」之前所記錄的，也都是人名，如「婦好囙凡有疾」、「雀弗其囙凡有疾」等，婦好和雀都是人名。此辭的𠄎

<sup>77</sup> 《甲骨文字詁林》3068號按語。

<sup>78</sup> 裘錫圭，《古文字論集》，頁304-305。

<sup>79</sup> 同註16。

<sup>80</sup> 同註17。

也應是人名，不是尿疾。楊樹達曾指出「胡君於其他數例貞字之下字皆釋爲人名，獨於此字則釋爲尿字，不以爲人名，與其解釋歧異。」<sup>81</sup> 即對病尿之說不以爲然。

嚴一萍也提到「疾尿」，所引的卜辭是：

(104) 己巳卜有疾，王尿。八月。 屯甲1128（即《合》17446）

嚴先生說此辭記「武丁病尿」。<sup>82</sup> 但其所謂的「疾」作「𠄎」；嚴氏曾有「𠄎既與疾字連文，釋瘡可信」的說法，<sup>83</sup> 此處又釋爲疾，顯然自相矛盾。此辭應不是疾病卜辭。

有一條「𠄎」與疾同見的卜辭：

(105) 癸丑卜，爭貞：旬亡田。三日乙卯□有單丁人豐「𠄎」于彖□丁巳龜子豐「𠄎」□鬼亦得疾。 137正

但這一條卜辭的「𠄎」，也不是「病尿」，本辭「𠄎」于彖」的「𠄎」應爲動詞。

我們說「𠄎」不是臀疾，「尿」不是尿疾，並不表示我們認爲殷商人絕對沒有臀、尿的毛病，而是說甲骨文中並沒有這類記載，而學者所說的臀疾、尿疾是出於對甲骨卜辭的誤解。

## 其二、奶執

溫少峰曾引一條卜辭：「貞：𠄎婦印乃執？」爲證，說：

乃字甲文作“𠄎”，象婦女乳房突出之側面形。郭老謂「乃即奶之象形」（《金文叢考》，壹卣釋文）其說是。「乃」本「奶」之初文，卜辭中之「乃」大多借作虛詞。但仍有用其本義者。……「執」有「塞」義（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杜注），此辭之「奶執」就是奶頭堵塞不通。全辭大意爲：婦印的奶塞不通，是否舉行禦祭以求禳解？婦女產後乳塞不通乃常見之病，故卜辭中有此卜問也。<sup>84</sup>

此說言之鑿鑿，卻無一是處。所引卜辭見《殷契粹編》1241（即《合》802），郭沫若釋文作「……貞𠄎婦𠄎，勿……執。」𠄎當釋印，這是另一個問題。溫氏

<sup>81</sup> 同註6。

<sup>82</sup> 嚴一萍，《殷契徵叢》，頁90。

<sup>83</sup> 嚴一萍，《殷契徵叢》，頁86。

<sup>84</sup> 同註11，頁313。

所說的「乃」（奶）拓片不很清楚，但爲「勿」的可能性遠大於「乃」。從字形上來說，溫氏的解釋已很難站得住腳。從字義上來說更靠不住。

卜辭中印（抑）、執同見一辭的例子頗多，如「其來印，不其來執」（合800）、「弗克以印，其克以執」（合19779），印（抑）和執都是句末疑問語氣詞。<sup>85</sup> 因此，《粹》1241的卜辭應讀爲：

(106) 貞：禦婦印，勿執。

跟奶頭堵塞不通毫無關係。

上文論述了具體疾患部位的貞卜，當然還有一些沒有具體指明何病的貞卜。如「有疾」、「無疾」：

(107) 癸酉卜，貞：郭其有疾。 13731

(108) 貞：郭無疾。 13731

或更簡單的：

(109) 其有疾。 13782

(110) 貞：無疾。 13741

也有卜問「延有疾」而末言具體何病者，如：

(111) 貞：婦好其延有疾。 13713正

這些都是比較寬泛的疾病貞卜。在有關疾病的卜辭中，這種寬泛的卜向，其數量遠比卜問具體疾病的要多。

## 四、殷人心目中致病的原因和疾病的治療

### （一）疾病的原因

殷人迷信，又崇尚鬼神，幾乎到了凡事必卜的地步，疾病自亦不例外。殷人認爲致病的原因，是鬼神降禍。

#### 1. 天帝神祇降禍


如卜辭云：

<sup>85</sup> 參見裘錫圭，〈關於殷墟卜辭的命辭是否問句的考察〉，《古文字論集》，頁251-255。

(112) 貞：惟帝肇王疾。 14222正丙

(113) 貞：不惟下上肇王疾。 14222正甲

(114) 丁巳卜，貞：無降疾。 13855

胡厚宣以爲「降疾者，疑即上帝天神所降之疾病。」溫少峰以爲「下上者，謂從地下到天上之鬼神也。」<sup>86</sup> (112)、(113) 辭的「肇」字作，高島謙一解作「分裂、分開、釋放」，「帝肇王疾」是上帝醫好王的疾病。徐錫台讀爲診，劉釗訓作啓，姚孝遂以爲「帝肇王疾」是上帝「疏導王疾」。<sup>87</sup> 這些說法的「肇王疾」是降福而非降禍。但我們從卜辭看到的現象，大部份是因鬼神降禍而貞卜的，以上各家說法與事實不符。沈培曾有「肇疑可讀爲造」的說法，<sup>88</sup> 很有參考價值。

## 2. 祖先降疾

除上帝神祇外，祖先也能降疾。上面所提到的疾病中，就不乏祖先致疾的例子。如：

(115) 貞：疾齒不惟父乙害。 13648正


(116) 貞：王疾身惟妣己害。 822正

從甲骨文看來，絕大多數關於疾病的卜辭，都是屬於迷信層面的，如把致病的原因，都歸於鬼神所降災禍即是。比較有一點「科學性」的，是關於「蠱」的記載：

(117) 有疾齒，惟蠱。




不惟蠱。

13658正

(118) 貞：王惟蠱。

貞：王不惟蠱。

201正

《說文》：「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胡厚宣以爲「從蟲從皿會意，言皿中之蟲，即造蓄蠱毒之法。」「以疾病之所生，爲蠱之所致。」溫少峰則以爲蠱是寄生蟲。<sup>89</sup> 上文提到的「」、「」、「」，也表示類似的現象。

<sup>86</sup> 「下上」也可能指下示、上示，如此則是祖先而非神祇。

<sup>87</sup> 各家說法參見《甲骨文字詁林》2397號。

<sup>88</sup> 沈培，《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頁849。

<sup>89</sup> 宋鎮豪亦持此說，見所著《夏商社會生活史》，頁415。



不論蟲毒或寄生蟲之說，都比鬼神之說實際，但這樣的材料很少，多數記載疾病的卜辭，都會跟鬼神扯上關係，而為祖先所害的，又遠比天神為多。嚴一萍《殷契徵瑩》中詳列了「鬼神崇禍」的資料，此不具舉。<sup>90</sup>

### 3. 鬼神示警

裘錫圭在考釋甲骨文的「慮」字時，曾引下列兩條卜辭：

(119) 貞：王心慮，亡來〔咎〕自□。一月。二。 12

(120) 貞：王〔心〕慮，〔亡〕來〔咎〕自□。三。 18384

裘先生釋「慮」字為「蕩」，他說：

從王因「心慮」而卜問是否會有艱險之事發生的情況來看，「心慮」顯然指心臟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把卜辭文義上的這一線索跟字的結構結合起來進行考慮，可以肯定「慮」就是古書中所說的「心蕩」的「蕩」的專字。

並引《左傳·莊公四年》為證：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柢木之下。

裘先生認為：楚國先君使王心蕩，是給他一個警告。商代人則認為「王心慮」預示可能會有艱險之事發生。<sup>91</sup> 據卜辭及《左傳》看，當時人似以為鬼神對王之警告，此為致病之另一因，與鬼神作祟有別。<sup>92</sup>

## （二）疾病之治療

胡厚宣說：

般人既以疾病之原因，係由於天神所降或人鬼作它，故其唯一治療之方

<sup>90</sup> 該書頁31-63。

<sup>91</sup> 見裘錫圭，〈殷墟甲骨文考釋四篇·一〉，收在《海上論叢（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頁8-10。

<sup>92</sup> 這是裘先生給我的信中的意見。

法，亦只是希望天神之賜愈，及禱於其祖妣而已。

禱於祖妣則有「禦疾」：

(121) 貞：疾止于妣庚禦。 13689

(122) 貞：禦疾身于父乙。 13668正

「禦」是禦除災殃的一種祭祀。<sup>93</sup> 有「告疾」：

(123) 貞：勿于父乙告疾身。 13670

(124) 貞：告疾于祖丁。 13852

當然對祖先的禱祝還有習見的「率」等等。

嚴一萍也認為「藥物療疾之辭，絕不見於貞卜，所見者有祈錫於上帝，有禱祝於祖妣」，說法跟胡先生一致。

既然禱祝是唯一治療疾病的辦法，就一定要祭祀，而且必需要有一個溝通人和神鬼的媒介，在原始鬼神崇拜的社會中，就有了巫的產生，而疾病的治療既乞靈於神鬼，巫就扮演了醫的角色。《廣雅》：「醫，巫也。」王念孫疏證：「醫即巫也，巫與醫皆所以除疾，故醫字或從巫作醫。」也說明了巫和醫密不可分的關係。

張光直曾說，三代的王者行爲，均帶有巫術和超自然的色彩。<sup>94</sup> 陳夢家也說：

由巫而史，而爲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雖爲政治領袖，同時仍爲群巫之長。卜辭中常有王卜、王貞之辭，乃是王親自卜問，……凡此王兼爲巫之所事，是王亦巫也。……王是卜事最後的決定者，……而王乃由群巫之長所演變而成的政治領袖。<sup>95</sup>

巫既佔有這麼重要的地位，疾病又必須通過巫來向鬼神禱祝以治療，可見當時真是巫醫不分。

殷人患病，所以只禱於祖妣，而無禱於上帝之辭者，胡先生認為是「殷人以爲上帝之神權至高無上，不能以事先祖之禮事之」。即或碰到不如意事「寧以爲乃先祖作祟，絕不敢怪罪於帝天」。<sup>96</sup>

<sup>93</sup> 參楊樹達，《積微居甲文說·釋禦》。

<sup>94</sup> K. C. 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95</sup> 見〈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燕京學報》20(1936)：535。

<sup>96</sup> 參〈殷人疾病考〉及所引自撰之〈殷代之天神崇拜〉。



胡先生先是認為疾病時祈禱鬼神是「唯一治療之方法」，四十年後，胡先生發表了〈論殷人治療疾病之方法〉，<sup>97</sup>「補充前文，資料愈益有所增加。過去以爲殷人對於疾病，多禱告於先祖，祈求神靈之賜愈，尙不知有什麼治療方法，於今觀之，則實有不然。」

胡先生所說的治療方法主要有三，在此先述其說之大要：（所引卜辭的釋文完全依照胡先生原文）






### 1. 針刺

有一這樣的卜辭：

(125) 其  。

  。


乙276（合17979）

 字左旁從又持 ，又即手， 在古文字乃矢簇弋箭之一端，像尖銳器，疑即針， 者示針之一端，尖銳有刺， 字蓋像一人身腹有病，一人用手持針刺病之形。

### 2. 灸療

武丁卜辭云：

(126) 丁卯卜，爭，貞出  龍。


貞出  不其龍。

丙295（合13674）


甲骨文  字，疑即像一人臥病床上，從木，即像以艾木灸療之形。

### 3. 按摩


武丁卜辭說：

(127) 今日  龍。

乙964<sup>98</sup>（合13864）

(128) 丙辰卜，殷，貞婦好  龍。

甲2040（合13712正）

 與  乃是一個字。字正像一人因病仰臥床上，另人以手按摩腹部之形。由甲

<sup>97</sup> 胡厚宣，〈論殷人治療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4；又《中國語文研究》（香港）7(1985)。

<sup>98</sup> 原稿誤植爲2964。

骨文字看來，殷人治病，亦知按摩之法，則又無可懷疑。由此可見殷人醫學進步之程度。

以上即胡先生所論殷人治療疾病之方法。除了祈禱鬼神外，至少還有針刺、灸療、按摩三種。胡先生此說，幾乎被所有探討商代疾病醫療的文章所徵引，也幾乎是廣被信從的，尤其溫少峰的書中，更是用了很大篇幅大加推衍。

其實胡先生的說法，主要（甚至可以說唯一）的根據是甲骨字形，有的字形還是只有一見的殘辭，這裏頭想當然耳的成份恐怕相當多。如表示「針刺」的𠄎<sup>99</sup>（殷），金文作𠄎等形，甲文也有作𠄎的，于省吾「契文鼓字從支也作𠄎」雖可說明殷字從𠄎的道理，但從文字演變的規律看，從支才是正體，從𠄎為訛變的變體，即以鼓字而言，異體不下數十見，從𠄎者只有一見。殷字金文十數見，無一從𠄎，雖甲骨時代在前，而後期文字較前期文字近古的例子時有所見，從𠄎的殷字必是變體。以偶然一見之變體，推論出與十數見之正體不能相容的見解，這種推論多半是靠不住的。<sup>99</sup> 至於𠄎<sup>100</sup>「從木像以火艾灸病之形」，姚孝遂已疑其「僅有木無以見灸之義」。<sup>100</sup>

胡先生的說法，純從字形上推論，並沒有其它的證據，故所言實難令人信從。我們在上引(77)辭「勿𠄎𠄎」中提到，否定詞「勿」指一種主觀意願，從這個角度看，認為𠄎應是「小腹疾而以手撫其腹」，人在腹痛時以手撫腹部，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也許正是此字所取意的藍本，未必一定是按摩治病的方法。

胡先生所說的治病方法，都是從字形上索解。那麼見於《合》808正「其𠄎」的「𠄎」和《合》13691「𠄎止」的「𠄎」，結構與胡先生所舉的三個字頗為類似，卻很難比照說出一番道理來。

從甲骨文看，所謂針刺、灸療、按摩等說法，多少要持點保留態度。有人說：「如將中國鍼麻術追索到殷商時代，在甲骨文字中有關醫學的記說，其文意雖簡，但對鍼麻及治病的過程，記錄得很為完整。像殷王朝有人病牙痛，使用鍼麻術拔牙不痛，而病癒好的病例。」<sup>101</sup> 這種說法更是言過其實了。

<sup>99</sup> 于省吾以為殷是「用按摩器以治之」，見其所著《甲骨文字釋林·釋殷》，雖不能必其是，至少在字形上比胡先生「針刺」之說合理。

<sup>100</sup> 《甲骨文字詁林》3072號按語。

<sup>101</sup> 萬壽永，〈從甲骨文看中國古代鍼麻術的啓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7.4(1974)。

我們從甲骨材料上，的確找不出除了祭祀祈禱以外的直接材料，可以證明殷商人治療疾病的其他方法。但這只是從甲骨上說的，並不表示殷代絕無祈禱以外的治病方法。一九七三年河北省博物館文管處在藁城台西村商代遺址十四號墓發現一件石鐮，學者以為：

在等級懸殊的奴隸制社會中，置於精緻的漆盒內作為奴隸主獨特殉葬品的這一種石鐮，不可能是奴隸手裏的簡單勞動工具。我們認為，它是當時的醫療器具……砭石的一種，即所謂砭鐮。<sup>102</sup>

此外，還有中藥。「1973年在台西商代房址和文化層中出土的桃仁、郁李仁兩種種子中藥，反映了我國殷商時期醫藥科學的發展。」<sup>103</sup> 十四號墓是商代中期的墓葬，這時已經有醫療器具和藥物的發現，那麼武丁以後的殷商時代晚期，不應在醫藥上毫無表現，只可惜我們在甲骨材料上，沒有令人滿意的發現。

這裏要特別提一下多數學者所釋的「骨凡有疾」。<sup>104</sup> 這個詞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

其一，郭沫若認為是「游盤」的意思。他把「骨凡」釋為「繇凡」，認為「繇」字象契骨呈兆之形（後來他放棄了這個說法，把此字改釋為「𠂔」，認為它是骨字的初文）。他把「繇」讀為「游」，而把「凡」讀為「盤」，認為「游盤」的意思就是游樂。

其二，唐蘭認為是「攸同」的意思。「骨」字唐蘭釋為「𠂔」，認為是象𠂔形。他把「𠂔」讀為「攸」，把「凡」讀為「同」，認為「𠂔凡」即相當於古書中的「攸同」。「攸」是「維」的意思，「攸同」意即「維同」。

其三，李孝定認為是「骨痛」的意思。這個辭語中的第一個字，李氏從郭沫若的後一說釋為「𠂔」，他說：「竊謂𠂔當讀如字，即骨之古文。」「凡」字，他釋為「同」，認為「同」應當讀為「痛」。

其四，饒宗頤認為是「禍重」的意思。這個詞語中的第一個字，饒氏也從郭沫若後說釋為「𠂔」，認為是「骨的初文」，但他讀為「禍」。「凡」字，他釋為「同」，並讀為「重」。

其五，嚴一萍認為是「禍風」的意思。這個詞語中的頭一個字，他也釋為

<sup>102</sup> 馬繼興，〈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醫療器具砭鐮〉，《文物》1979.6。

<sup>103</sup> 同上註。

<sup>104</sup> 辭例見《類纂》，頁1179。

「𠂔」，並同饒氏一樣也讀爲「禍」。但他認爲「凡」即是「風」。所謂「禍風」，就是伴隨著禍的風，它帶來了疾病。

其六，沈寶春認爲是「骨𠂔」的意思。他把頭兩個字釋爲「骨凡」，把「凡」讀爲「𠂔」。他認爲「骨𠂔」意即骨端之曲折不正。

其七，張玉金信從釋爲「骨」並讀爲「禍」之說，以及讀「凡」爲「盤」訓爲安樂之說。他認爲「禍」字在此應訓爲「毀」（據《釋名·釋言語》：「禍，毀也」），「骨凡」意思就是毀壞安康、損害健康。「骨凡有疾」是說毀壞安康而有了病。<sup>105</sup>

最近裘錫圭有一個新說法，大意是：一般釋爲「骨凡有疾」的骨，是「肩」字的象形文，可釋爲肩，肩膀能任擔重物，引伸有「任」、「克」等義；「凡」讀爲「同」，「肩同有疾」就是能分擔王疾的意思。上古時代的人，多以爲人的疾病生死是由鬼神決定的，尊貴者有疾病時，有些跟他有特殊關係的人就會向鬼神禱告，請求把疾病移給自己，也就是分擔王的疾病。<sup>106</sup>

按照裘先生的說法，禱告療疾的方法，就比過去我們所瞭解的，多了一個未曾被人道及的內容。過去我們對有關疾病卜辭的瞭解，只是鬼神與病患之間的關係而已，「肩同有疾」則多出了可以分擔疾病的人。

前面討論過的「彗」和「瘳」，義爲用帚掃去疾病，雖然也不是科學性的治療，卻是祭禱之外的一種治病的方式。馬王堆帛書中的「以敝帚掃疣」，或許正是殷人迷信的遺留。

## 五、結論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關於疾病的卜辭，是研究商代疾病和醫療的重要材料。學者利用這些材料，做出了一些成績。由於甲骨文字去今太遠，文字釋讀比較困難，經常眾說紛紜。本文審慎利用甲骨材料，補充了前人未曾注意的一些疾病的記載，並加以論述；另一方面對學者的某些錯誤的說法提出辨正，試圖探討殷代疾病與醫療的情況。

<sup>105</sup> 見張玉金，〈說卜辭中的“骨凡有疾”〉，《考古與文物》1999.2。前面六種說法爲張文所引，本文轉錄時稍加簡略。

<sup>106</sup> 裘錫圭，〈說“𠂔凡有疾”〉，《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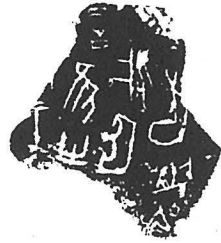
從甲骨記載中，我們介紹了商代的各種疾病，及殷人所認識的致病原因和治療方法。研究發現，殷代的疾病是多方面的，涵蓋很廣。但我們能用作研究根據的，都只是簡單的關於患病部位的貞卜記錄，並沒有更進一步的材料，我們只能瞭解一個大概。很多學者以現代的醫學常識加以附會，反而成為沒有根據的猜想。

殷人迷信又崇尚鬼神，認為疾病是鬼神降禍的，所以治病的主要方法是祭祀禱告。雖然有人從甲骨文字中，提出殷代已有針刺、灸療、按摩等治病方法，但所根據的只是單一字形，可信度不高。考古發掘中，已有商代中期的砭鐮和藥物出土，甲骨文時代應該也有醫療器具和藥物，但從甲骨文中，缺乏直接而可信的史料。

（本文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17) 13752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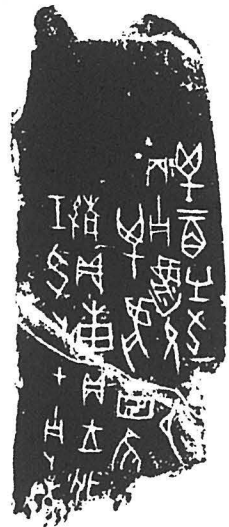
(p.348) 13631



(21) 21384



(p.349) 20338



(42) 10349



(28) 13633



(43) 13643

圖 一

※說明：括弧內數字為內文所舉例證的順序號或其所在的頁次，括弧後為《合集》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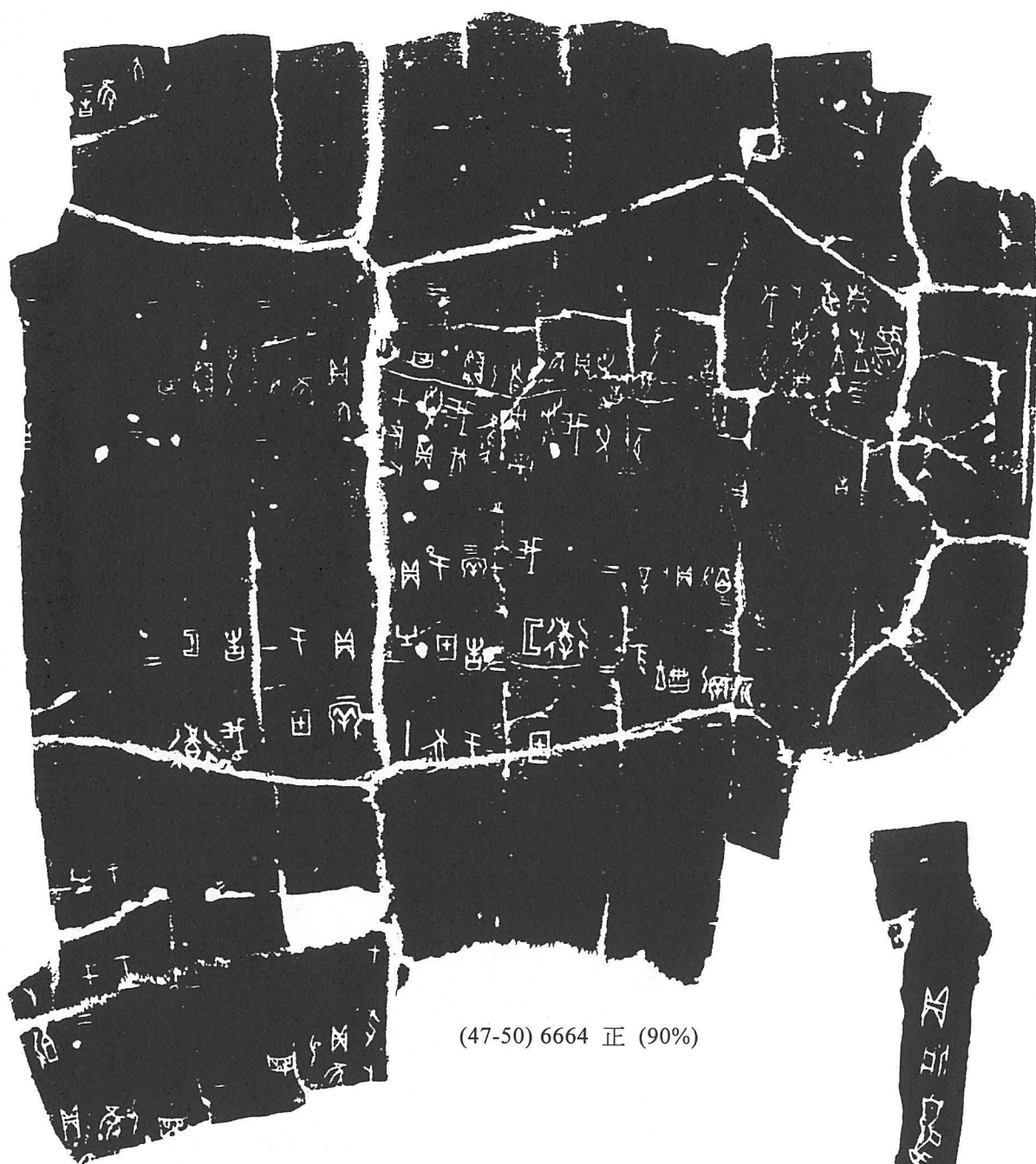




(44) 13663 正甲



(46) 13648 正 ▶



(47-50) 6664 正 (90%)

(59) 13693

圖 三



(81) 6032 反 ▶

圖 四



(82) 709 正 (局部)



(85) 13675 正 (局部)

圖 五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王國維，《觀堂集林》，臺北：世界書局，1961。

司馬遷，《史記》，南宋慶元黃善夫刻本。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1988。

### 二、近人論著

丁山

1930 〈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

于省吾

1993 《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

于省吾主編

1996 《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

司禮義 (Paul L-M Serruys)

1981 “Towards A Grammar of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Bone Inscriptions”  
(關於商代卜辭語言的語法)，《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集·語言文字組》，臺北：中央研究院，頁342-349。

宋鎮豪

1994 《夏商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李民

1993 《殷商社會生活史》，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李孝定

1965 《甲骨文字集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李宗焜

1994 〈卜辭所見一日內時稱考〉，《中國文字》新18期，臺北：藝文印  
書館。

李學勤等

1985 《英國所藏甲骨集》，北京：中華書局。

沈培

1992 《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李宗焜

周大成

- 1991 〈殷虛甲骨文所見口腔疾患續考〉，《中華口腔醫學雜誌》26.1。

周宗岐

- 1956 〈殷虛甲骨文中所見口腔疾患考〉，《中華口腔科雜誌》1956.3。

林漢

- 1981 〈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

姚孝遂主編

- 1988 《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

- 1989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

胡厚宣

- 1943 〈殷人疾病考〉，《學思》3.3。又收入《甲骨學商史論叢》，臺灣大通書局影印，1972。

- 1984 〈論殷人治療疾病之方法〉，《中原文物》1984.4；又《中國語文研究》（香港）7(1985)。

范毓周

- 1998 〈“殷人疾病補考”辨正〉，《東南文化》1998.3。

島邦男

- 1970 《殷墟卜辭綜類》，臺北：泰順書局翻印。

徐中舒主編

- 1990 《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徐錫台

- 1985 〈殷墟出土疾病卜辭的考釋〉，《中國語文研究》7。此文另見《殷都學刊》1985.1，題為〈殷墟出土的一些病類卜辭考釋〉。

徐寶貴

《石鼓文研究與考釋》，待刊。

馬繼興

- 1979 〈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醫療器具砭鐮〉，《文物》1979.6。

張玉金

- 1999 〈說卜辭中的“骨凡有疾”〉，《考古與文物》1999.2。

張光直 (K. C. Chang)

- 1983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許進雄

- 1985 〈從古文字看牀與病疾的關係〉，《中國文字》新10期，臺北：藝文印書館，頁79-91。

郭沫若

- 1954 〈駁“說儒”〉，《青銅時代》，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甲骨文字研究》，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1》，北京：科學出版社。  
1983 《卜辭通纂》，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2》，北京：科學出版社。

郭沫若主編

- 1982 《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

陳世輝

- 1963 〈殷人疾病補考〉，《中華文史論叢》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夢家

- 1936 〈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燕京學報》20：535。

陳漢平

- 1985 〈古文字釋叢〉，《出土文獻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古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1985.1。

楊樹達

- 1971 〈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積微居甲文說》卷下。  
1971 《積微居甲文說》，臺灣大通書局。

溫少峰、袁庭棟

- 1983 《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萬壽永

- 1974 〈從甲骨文看中國古代鍼麻術的啓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7.4。

董作賓

- 1948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甲編（圖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2。  
1948-53 《小屯第二本·殷虛文字乙編（圖版）·上中下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2。

裘錫圭

- 1992 《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1994 《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1996 〈殷墟甲骨文“彗”字補說〉，《華學》第二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8 〈殷墟甲骨文考釋四篇·一〉，收在《海上論叢（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8-10。  
2000 〈說“口凡有疾”〉，《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1。

李宗焜

趙誠

- 1988 《甲骨文簡明詞典》，北京：中華書局。

蔡哲茂

- 1993 〈說 𠂔〉，《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頁81-96。  
1999 〈釋𠂔〉，收在周鳳五、林素清編著，《古文字學論文集》，臺北：國立編譯館印行，頁15-34。

龍宇純

- 1996 《中國文字學》，臺北：五四書店，定本再版。

鍾柏生

- 1985 〈說「異」兼釋與「異」並見諸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6.3。

嚴一萍

- 1951 《殷契徵瑩》。又收爲《嚴一萍先生全集》甲編第一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

饒宗頤

- 1956 《巴黎所見甲骨錄》，香港影印本。



## Disease and Healing in the Shang as Reflected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Zong-kun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some research on disease and healing based o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as appeared, but most of this work suffers either from a lack of relevant evidence, or from misinterpretations of what evidence does exist.

This article makes use of a wide variety of evidence both from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from other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o supplement previous research and to correct various misinterpretation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while records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provide much information about disease in the Shang, they focus on the narrow field of prognostications for sicknesses in particular parts of the body.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uch references, they are terse and simple in content. When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extrapolate from this material to describe disease in the Shang they have usually come to conclusions that are unsubstantiated by the evidence.

Most of the information on healing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relates to sacrifices to spirits and prayers for improved health. Claims based o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at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ere already in use in the Shang are unconvincing. Archaeologists have uncovered some simple medicine from the Shang, but the oracle bones provide no such direct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on methods of healing.

**Keywords:**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disease, healing, acupuncture/moxibustion